《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浅析

刘荣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正飞快地向帝国主义过渡。作为帝国主义对内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加强。一八七五年的公民权利法曾宣布黑人在旅馆、学校及其它公共机构内与白人一视同仁,虽是一纸空文,但到一八八三年却以“违反美国宪法”的名义干脆废除了。此前两年,即一八八一年,田纳西州通过的法案,规定在使用交通运输工具方面将黑人隔离。接着,南部各州踵起效尤,通过了一系列种族主义的法案,以此构成了那可耻的黑人种族歧视制度。此外,白人沙文主义者的秘密恐怖组织三K党和白人统治者针对黑人而设的“私刑法庭”也大肆活动。就这样,正如列宁指出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了”黑人之后,“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达到它最可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吐温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的怀疑和失望加深了,怀着不满和愤慨的心情,用极其辛辣的讽刺,于一八八六年,创作并发表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道格拉斯,一贯主张白人劳动者与黑人劳动者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在内战期间,他亲自组织黑人团队开赴前线,与白人一道,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马克·吐温正

是从历史的事实出发,把一个白人孩子和一个成年黑人作为他的主人公,眼睛盯着八十年代美国的现实,描写五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

吉木是瓦岑小姐的黑奴。瓦岑待他非常野蛮,最后为了得到八百块钱打算把他卖到奥尔良去。吉木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逃跑了。在逃跑途中,他迁到了白人孩子哈克。哈克不甘心忍受有钱的寡妇达格丝的剥削和奴役,不甘心忍受终日酗酒的父亲的虐待和迫害,也正在逃亡之中。两人为争取自由走到一起,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俩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一起逃亡。这个巧妙的构思,使得马克·吐温有机会绘制出一幅美国血淋淋的生活现实的广阔画面。

在一只破船上,一伙强盗互相火并。在这里,马克·吐温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贪婪和凶狠,而且写出了他们成套的强盗哲学:“把东西拿走,把钱反而留下,那象什么话?”要杀人,就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怎么杀?“枪毙固然很好,可是如果你能够用别的好办法,一方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时还不至于惹什么祸的话,那么,你最好还是用别的办法。”用软刀子杀人,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仁慈和道德,“只要有别的法子可想,我决不主张杀人,那是亏心的事情。”马克·吐温在这里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在美国,强盗们在抢劫,在分赃,在互相倾轧,在文明的旗帜下,推行看不见血的杀人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吉木和哈克,只能是“掏出小刀,

割断绳子，走我们的路。”

走到哪里去呢？他们跟社会的关系割断吗？于是在甘洁佛家里展开了另一个场面。甘洁佛与雪富生两个大家族，终日无所事事，一年到头族争械斗，打了三十年。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田产，”但是连参加者本人也说不清。在这样的家庭里，年轻的一代，或如哀梦兰在十四岁时夭折；或如莎菲亚冲破世仇的禁锢，象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私下恋爱，最后出走，加速那些家族的衰败。哈克亲眼看到了这场族争的结局，那就是甘洁佛家族的灭绝。这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一幅绝妙的图画。哈克在这幅画前吓坏了，直逃到密西西比河的中心才放下心来：“归根结底，拿筏子当家，比什么都好。别的地方实在太拥挤，太别气了。”

可是，那个十二尺宽，十五六尺长的宽阔的自由天地，也被“皇帝”和“公爵”闯了进来。马克·吐温巧妙地利用这两个骗子到处行骗的机会，打发哈克去深刻地观察和反映密西西比河两岸城乡的现状。

在一个小城里，街道空空，死气沉沉，所有的人，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去开布道会去了。过来吧，布道会上，牧师声嘶力竭地叫道：“呵，快到悔罪者的板凳上来坐下吧，罪大恶极的人们！（阿们！）过来吧，害病的人和受苦的人！（阿们！）过来吧，瘸腿的人，颠脚的人，瞎眼的人！（阿们！）过来吧，受尽了耻辱的穷苦的人们！（啊，阿们！）所有的衰弱的、堕落的、受罪的人们，都过来吧！——带着你们那受了挫折的灵魂，和那颗充满了悔恨的心走过来吧！带着你们那破烂的衣裳，和肮脏的罪恶走过来吧！洗罪的圣水不要钱，天堂的大门是开着的——哦，进来吧，安歇吧！”罪恶原来就是穷困！无怪乎全城的人都去听这种讲道而准备赎罪了！

而在另一个城市里，满街都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个脾气顶好的，“无论喝醉了没有，向来不伤害别人”的老头儿鲍哥，酒醉后骂了一个名叫余奔的上校，竟被上校在光天

化日之下当众枪杀，人们对此手足无措。这一幕插曲，与牧师布道会相得益彰，很有启发意义：反动统治阶级正是交替地运用宗教和暴力这两手愚弄人民，草菅人命，而同时为皇帝和公爵们提供招摇撞骗的舞台的。

那两个骗子从卖假药水到演“惊人悲剧”，直至骗取价值一万三千金元的遗产，真是一切坏事做尽。对他们，吉木和哈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

“哈克，咱们这儿的皇帝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大无赖；一点也不错；他们是十足的大流氓。”

“呵，这正好是我想要说的话；据我看起来，差不多所有的皇帝都是流氓。”

“真的吗？”

“你只要翻翻他们的历史，你就知道了。”接着他列举了世界历史和神话故事中一大堆帝王，指出“他们是一群非常混账的东西。”最后哈克意味深长地感叹：“有时候我恨不得咱们能够听见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才好。”不难看出，“皇帝”和“公爵”这两个寓言式的人物，无疑是一切反动统治者的象征。

在这个总体背景下，马克·吐温来揭示黑人问题，就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瓦岑小姐虐待吉木，逼得吉木逃亡；哈克的父亲自己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却连一个几乎跟白人一样白的黑人教授他也要骂，甚至责怪政府不能随便买卖自由黑人；朱荻·罗芙特太太，为了三百块赏赐，叫丈夫趁着黑夜去捉拿在逃的吉木；在密西西比河上，两个荷枪实弹的奴隶贩子在追捕逃掉的五个黑奴，甘洁佛家，有一百多个黑奴，而那些黑奴又都是那么穷苦，给他一毛钱，就知足得不得了；玛白贞家，黑人被拍卖，骨肉离散，凄凄惨惨，而又被当是盗窃六千块金币的嫌疑犯；在木筏上，吉木白天不能露面；或者只能当作天花病人；或者被“皇帝”和“公爵”用粗麻绳连手带脚捆起来；或者被他们用戏台上化妆用的颜料，涂成一个好象淹死了九天还没有埋的尸首，

最后，还是被“皇帝”卖掉，没有逃脱被卖到南方去的命运。在非力蒲家里，吉木被铁链锁着，只有白开水加面包，铁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很清楚，从上层到下层，从农奴主到一般群众，从北方到南方，从城镇到乡村，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多么的普遍，这就逼得吉木和哈克无路可走，无处可往了。他们想找到通向自由天国的大门——凯罗，然而凯罗却又深藏在大雾之中，在他们身边漂过去了。在那谎言，欺骗，倾轧与暴力的重重浓雾之中，“可怜的黑人是交不了好运的。”自由的乐土，只能是吉木和哈克这样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幻想。

二

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之中，马克·吐温着力刻画了吉木和哈克的典型性格。

吉木是一个奴隶，却是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他不愿被卖掉而逃跑，历尽辛苦，一再挫折，从未灰心，“一定要那么干下去”。他不但为自己争取自由，而且要为他整个家庭争取自由。他一路想家，打算到了自由州一分钱也不花地存钱，把他老婆赎回来；然后他们夫妻俩做工挣钱，再把那两个孩子赎回来；假如孩子的主人不卖的话，他们就去找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去把他们偷回来。争取作一个自由的人，这就是吉木性格的本质。对这一点，哈克看得非常清楚，也理解得非常深刻，“我确实相信他也跟白人一样地关心自己家里的人。这似乎是不近情理，可是我想确实如此。”黑人是人！这就是马克·吐温的呼声。

正因为吉木是人，他就不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也不承认自己的奴隶地位。为维护人的尊严，他就具备了那种可贵的反抗性格，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反抗奴隶主，反抗“皇帝”和“公爵”，反抗骗走他最后一毛钱的牧师。即使是他的朋友哈克，在捉弄他，伤害他的时候，他也会提出严肃的批评：“当我为了干活，为了喊你而累得要死，结果睡

着了的时候，我的心差不多已经碎成两半了。因为把你丢掉了，我就不再管我自己和木筏会遇到什么危险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你又回来了，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我甚至想跪下去亲你的脚。可是你却一心一意地编出一套瞎话来骗我老吉木。那边是一堆肮脏的东西，肮脏的东西还是那些把狗屎放在朋友的脑袋上，故意让他难为情的人。”

这一段维护人类尊严的批评，深深地教育了哈克，哈克被震动了：“它叫我觉得自己是是多么卑鄙，我甚至于想过去亲他的脚，好让他把那话语收回去。”这就不仅是黑人和白人的平等了，而是前者的精神面貌远远优于后者，而又不得不为后者所承认的问题了。

吉木批评哈克，对哈克却充满了无私的爱，他是一个忠实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哈克的爱与忠诚决不是奴隶对主人的忠顺，而是他们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使他产生的爱，是对他们共同事业的忠诚。正是如此，吉木和哈克之间的友谊才那样牢不可破。哈克回忆起他们一路的情景：“我看见吉木，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在月光下，有时在暴风雨里，总是呆在我的眼前，我们一边向前漂流，一边谈天歌唱。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在他身上我总是挑不出什么毛病，能够叫我硬起心肠来对付他，而且我老是想对他好。我看见他才值完了班，也不过来叫我，就替我值班，因此我能够接着睡下去；我又看见他那种高兴的样子——他看见我由大雾里逃回来的时候他那种高兴的样子。还有，在那一次族争以后，我到那一带湿地去找他的时候，他那种高兴的样子，以及类似的种种情形；他总是管我叫做亲人，无微不至地爱护我，样样事都替我想到了，他实在是太好了。最后我又想起那一回我告诉人家船上有人害天花，结果把他救下了，他当时对我感恩不尽，说全世界上只有我是老吉木顶好的朋友，并且是他现在唯一的朋友。”在这段感人的叙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感情极

为丰富，思想极为纯洁，形象极为高大的人。哪里有半点奴性？！又哪里有什么主仆关系？对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的东西，他恨；对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爱。这就是一个渴求自由幸福的人的性格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吉木渴求自由，但是为了他人的幸福，却又毫不吝惜地作出自我牺牲，他是一个无私的人。汤姆受伤后，哈克向吉木怎么办？吉木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哈克，假如那个被解放的人是他，而咱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挨了一枪的话，他会不会说：‘往前走罢，救人就救到底吧，何必去请大夫来管这个家伙呀？’汤姆莎那少爷是那种人吗？他能说那种神话吗？你放心吧，他决不干！那么，好了，我吉木能够说那种话吗？甬打算，先生——大夫一时不来，我决不离开这个地方一步；就是等上四十年我都不在乎！”这里，马克·吐温明确指出，黑人的感情和行为，和一切善良的白人是同样高尚的。所以哈克说：“我知道他心里是光明磊落的，我断定他说的都是真心话。”足见吉木和哈克二人之间是怎样地相互了解，肝胆相照。

此外，吉木却又严重地受着周围恶劣环境的影响，成为一个被扭歪了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他对白人总是谦卑，认为白人孩子比老吉木自己聪明；他也“投机过”，也梦想开个银行，阔起来。但结果呢？“你仔细看看，我现在不是挺阔吗？我有我自己，我值八百元。”读到这里，不能不使人为之辛酸。

吉木幼稚，迷信得令人可笑，但又使人笑不出来。吉木是如此，哈克也如此，整个城市和农村也如此。两个大骗子行骗，就是利用了群众的幼稚和愚昧。“皇帝”说：“镇上的这些傻瓜不是都站在咱们这儿吗？无论在哪个镇上，那也得算是大多数啦。”所以，愚昧和迷信并非吉木所独有，也并非黑人所独有。马克·吐温象一个辩护律师那样使人相信：即使愚昧无知，黑人和白人也没有两样；他们的愚昧无知，是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责的。八十年代，在五岁至二十岁未成年的一

代美国人中，能有机会上学的只有半数，这正是他们愚昧无知的的原因。何况黑人？值得注意的是，吉木的那些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总是与他受奴役的地位和生活经验连系在一起的。在汤姆捉弄他之后，他说是给妖怪迷惑了，说“妖怪骑着他周游了全世界，他的背上被马鞍子磨了好几个大泡，还差点儿把他累死。”从这个神话故事中，我们是不难看出生活的真实来的。

如果说马克·吐温塑造吉木意在指出黑人是人，是真正的人的话，那么哈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叛逆了。

哈克渴望自由，向往未来，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寡妇“正经”“规矩”得可怕，他不能忍受，就“溜之大吉”了；瓦岑小姐准备将来上天堂，哈克怀疑上帝怎么能看得起象他那样的穷孩子，“下决心根本不做那种打算”。他鄙视金钱，怀着轻松的心情把自己那笔六千元钱的财产连同一百五十多块利息，一起送给了莎萨法官。然后，他宣布：“我决不打算再回到寡妇家里去受罪，去按照他们的办法学着做人。”

哈克与吉木相遇后，他的思想，行动和整个形象就起了飞跃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对单调刻板，枯燥无味，机械迟钝的生活方式的叛逆者的话，这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大大发展了。他成了一个逃亡黑奴的藏匿者和保护人，一个陪同黑奴去寻找自由州的引渡人，于是成了当时最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干予者。这里，他把个人爱好自由与对社会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与反对整个社会对黑人的奴役，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结合了起来，成了一个为自由，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典型。

哈克男扮女装从朱荻·罗芙特太太那儿探听到悬赏捉拿吉木的消息后，作好巧妙安排，引开追捕人，与吉木“一句废话也没说”，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逃走。在密西西比河上，遇到了正在追捕逃奴的奴隶贩子，他冒着自己会因窝藏逃奴而坐牢、而丧失自由的危险，

凭他的智慧勇敢和沉着保护了吉木免受逮捕。后来，他受到骗子的控制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吉木的命运。他对玛丽贞说：“假若您去告他们，镇上的人就会把我由他们的手里救出来，那么我是逃出虎口了，可是另外一个您不认识的人就要遭殃了。咱们必须想法去救他”。在两个骗子把吉木卖掉后，他又设法跟踪到买主家里，准备把他偷出来。最后在汤姆的帮助下使吉木获得了自由。

象吉木不能超脱他周围的环境那样，哈克也受着社会习俗的制约，使他在干出这一番事业的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按照社会的偏见，“一个帮助黑人逃跑的人，一定要下十八层地狱。”使他觉得自己“太可耻，太难堪了，恨不得死掉才好。”另一方面，他眼前的吉木，却是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一个对他象父亲的人，一个跟他一样有正义感的人，一个叫他无法硬起心来反对的人，而又是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屈服于恶劣的社会势力，把吉木出卖；要么与那种恶劣势力斗争到底，为吉木的自由而抗争。“两条路我得决定一条，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最后哈克下决心：“那么，好吧，我还是进地狱吧。”“并且既然说出了口，我决不再收回，而且也决不改邪归正做好人。”这就使哈克更加富于现实主义的力量。当然，由于哈克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斗争都是很有限的，有些甚至是消极的。

三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巨大的政治内容，而还在于它纯熟的艺术技巧。

从七十年代后期起，马克·吐温随着思想的深化，同时也出于斗争的需要，他的创作方法进一步发展了。他大胆地转换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去描写儿童，描写历史，描写国外的事件，或者把它们穿插交错。在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部作品里，中心人物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主要事件是不久前的历史，这就给马克·吐温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使他有可能在儿童文学和历史事件的外衣下去放手和大胆地揭露、讽刺当时美国各个方面的丑恶真相，把现实的阴暗面展现在人民的面前。马克·吐温的批判现实主义由此而更加深化了。尽管作品里没有出现《镀金时代》中的赛勒斯和狄尔沃绥那样的人物，然而他笔下无情抨击的那些有钱的寡妇，贪财的法官，分赃的强盗，骗人的牧师，杀人的上校，从事族斗的农奴主和专做坏事的“皇帝”“公爵”们，却正是美国上层社会的缩影。正是这些家伙，践踏了美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侵蚀着美国人民那健全的肌体。

作者在揭发批判上层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下层人民又满怀同情，一方面，他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那停滞的乡村，贫困的城市，农民的疾苦和小市民可怕的麻木；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他把一个逃亡黑奴和一个流浪儿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创造出了一切无权的美国人民的感人形象。马克·吐温替黑人呼吁，替一切受压迫，受剥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呼吁，充分表达了他那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有享受自由生活权利的民主思想。

也正因如此，马克·吐温笔下的人物总是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哈克认为哀梦兰·甘洁佛那样伤感的人“还是到坟墓里去过日子要快活得多。”周围的世界令人厌恶，但木筏上还有一块自由的天地；吉木一贫如洗，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还会“阔起来”；他们所梦想的凯罗在浓雾中隐退了，他们还准备逆水而上，再去寻找；最后吉木成了自由人，而哈克仍旧准备去过他们那种毫无约束的自由生活，

马克·吐温这个著名的幽默与讽刺作家，从七十年代开始，辛辣的讽刺，逐渐代替了轻松的幽默。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这部作品中，他的讽刺手法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轻松的幽默越来越少，通篇都是愤怒的讽刺，而且，即使那些幽默的章节，也潜藏着辛辣的嘲讽和难忍的辛酸。萨莱姨妈的形象是幽默的。她为不见了一件衬衫，甚至为丢掉一把羹匙而不安。为什么？因为她一年只能为她丈夫做一件衬衫！须知菲力蒲家并不是最贫困或吝啬的家庭。读者透过萨莱姨妈的幽默形象，看到的是农村的穷苦农民的精神状态。

在这部作品中，马克·吐温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上层社会的总体，而他讽刺的色彩又针对不同的对象选取了不同的画笔。对有钱的寡妇和瓦岭小姐采取轻松的戏谑；对骗子“皇帝”和“公爵”给予极度的夸张；而密西西比河上的破船，吉木和哈克的木筏，雾中漂过的凯罗等等，则又是对于美国民主的一首首讽刺寓言诗。

马克·吐温这位艺术大师，不仅善于在特定的环境中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时，成功地借助了对自然的描写。在吉木他们遇到大雾之前，在通向幻想中的凯罗时，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路风光，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在大雾之中，当凯罗从身边漂过去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哈克说道：“我猜想我一定是来到了一大群沙洲的中间，因为我渺渺茫茫地看见两旁都是沙洲，有时候只剩下当中一条很窄的河道；还有许多我根本看不见，可是我知道它们在哪里，因为我所听见河水哗哗地冲刷着那些挂在岸上的枯树枝子和破烂肮脏的东西。”这是景，也是情；是自然的现象，也是心里活动。在重重浓雾之中，在狭窄的人生河道上，他们怀着希望与各种急流险滩搏斗，而最终却

没有找到通往自由幸福的道路。这样以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手法，在这部作品里是到处可见的。

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局限，《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马克·吐温有时以消极的斗争方式来反对周围的世界，这在哈克的言行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哈克反对资产阶级文明，却连学也不愿上。而且说“九九表已经背到六七三十五了。我想纵然能够活到八百岁，我也只能学到这儿为止，再也不会再有进步。”为什么？“我留恋旧的生活习惯。”“整天舒舒服服地游荡着，抽抽烟，钓钓鱼，不必念书，不用认字——这就是懒惰，这就是快活。”直到最后，哈克依旧准备去到处漂游，这会有什么前途，有什么人类社会的进步？须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北美共和国的工人第一次作为一个意识到本身特殊利益的阶级而行动起来了。成千上万未经组织的工人被吸引到工会里去，罢工运动频繁起来。而哈克的斗争方式脱离了时代，这就不能不显示出一定的消极作用。

此外，小说最后十章，差不多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正如有些同志指出的：“在艺术上画蛇添足，在思想上也缺乏真实性。”（《美国文学简史》（上册）第160面）如果小说以吉木被两个骗子卖掉作结，那小说的政治分量会更重了。

尽管如此，我们是没有权利过多地去责难马克·吐温的。他完成了他的事业。《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一再被反动资产阶级和假道学家们所禁止。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不朽价值。